

折

水

餘

波

王尚政 著



逝水餘波

王尚政 著

河流出版社

◆逝水餘波◆

作者：王尙政

出版：河流出版社

上環蘇杭街49號建安商業大廈4樓A座

電話：5417111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

紅磡民裕街凱旋工商中心八樓C座

電話：3031010

一九九四年七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港幣五十五元正

序

老友王尚政君，暮年壯志，以中風之殘軀，猶奮筆寫完長篇小說《逝水餘波》，可欽可敬！

當年，我們相逢於一次福建省文代會上（他作為港澳地區的特邀代表與會），共同探討創作道路，一起傾訴筆耕艱辛。之後，陸續看到他的《女兒夢》、《情海波濤》、《綠窗隨筆》、《閒雲集》、《戀》、《海峽黎明》等小說、散文、政論等專輯、選集，相繼問世。

誰能想到，他今天這部長篇小說《逝水餘波》，大半文字竟然是在輪椅上完成的。

《逝水餘波》是一部反映以大革命為背景的歷史小說，描寫福建建黨初期一個省委書記的成長、戀愛和參加北伐的曲折遭遇。他的一生如他臨終所說的：是一個時代的犧牲者，永遠值得人們懷念同情。但尤其令人緬懷不能忘的，是他置身於當年的左、右傾鬥爭中，堅持以他的親身經歷和豐富的史實，見證當年的中共總書記陳獨秀是個英明勇敢領導人。是他在撲朔迷離的「三·二〇」事件中，第一個提出要對抗蔣介石，擴大武裝工農（要求蘇俄提供七千枝槍）；是他第一個指出在北伐中要警惕「夾雜有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慾的活動」，一語點中了蔣介石的要害。又是他第一個說出這句話：「中國

革命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以陳獨秀爲首領導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雖然失敗了，大革命也失敗了，這有着種種原因，更主要是受着歷史條件的限制，後人加給他的右傾機會主義頭子等等罪名，是不盡不實之辭，以訛傳訛或別有用心の中傷。小說主人公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死了，他在遺書中念念不忘的，卻是要求給大革命澄清一些史實，給陳獨秀討回一點公道，還給他一段歷史的真面目。

老友王尚政君，不枉他的努力，在博覽鑽研大革命歷史的基礎上，創造了如李覺明那樣一羣大革命時期的青年形象，和以高度概括的手段，藝術地描寫了大革命時期的幾個重要歷史鬥爭場面，這使得這部小說大大迥異於一般的言情小說，在香港的文學櫥窗裏，開放一朵獨特的花葩！

一石擊碎水中天。政治風雲，莫測高深。長篇小說《逝水餘波》的問世，在廣大讀者中，將引發新的思索，新的探求。

輪椅輕轉，耕耘不息。王尚政君的一生，勤奮寫作，努力追求，勇敢探索。放眼文壇，不愧是一個強者！

文如其人，爲之序。

一九九四年五月一日於港

徐金錦

作者的幾句話

時下正是各種消閑文學和性文學當行的年代，此時此地拿出此類的「歷史政治」小說，無疑是生不逢時，又不識時務了。

時下又是個廣告世界，再好的產品，沒有廣告的吹噓，也終難於出頭的。而我卻是這樣地赤裸着身體，不懂包裝修飾，不懂利用現代手段電腦、激光去進行拼湊、集束，猶執着於中古農夫的愚誠：自家的大米、黃瓜，都是貨真價實。

但要有真正大米、黃瓜的真實也罷了，卻是大革命年代這段古，我也是大多聽來、讀來的，我雖有幸出生於那個年代，不過是個穿開襠褲的孩子，手上有些大米、黃瓜也只是販來的罷了。所以論資歷，論知識，論技巧與風格等等，都輪不到在下這枝筆頭的。但因是至今尚不見有人出來寫大革命這段古，我怕再過幾年，那時代的人都要作古了，「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都要混為一體了，故此自告奮勇出來，不揣愚昧，不計成敗，寫此一部所謂「嚴肅」小說獻醜。

自來大革命失敗的歷史都是與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聯在一起的，我掌握一段史料，內情卻是頗有出入。我想為陳獨秀說幾句話，為當時受委屈的人說幾句話，因有寫這小說的念頭。但說何容易，形象說話就更難了，自知這是駝背翻筋斗，吃力不討好的了，為了對得起歷史，也只能勉為其難，在所不計了。

小說的誕生，亦歷盡艱辛。才寫到一半，作者不幸患了中風，更不幸又癱在右邊。一年後才能勉強恢復執筆，每次僅能塗寫二、三百字，以這樣速度，堅持把小說寫完。這點毅力，尚足以告慰自己的，但總是力不從心，小說中出現疏漏、遺忘、甚至常識的錯誤，在所難免，只能懇請諸君見諒及幫助糾正了。

王尚政

一九九四年二月

目 錄

序（徐金鏞）

作者的幾句話

前曲

第一章 人鬼難分

第二章 主義與愛情

第三章 長夜傾心

第四章 閩西兒巧遇湖北佬

第五章 玉山傾倒鷺江濱

第六章 左傾右傾誰說得清

第七章 丈夫浴血南昌城

第八章 頭可斷、眼不闔、志難奪

第九章 討回一點歷史公道

尾聲

296 272 249 218 174 150 125 86 26 2 1

前曲

父輩的故事，如今聽起來，已是隔着深深的一層了。但是只要世上還有父親兩個字存在着，便有父輩們傳下來的許多軌迹可以循尋，而且終於還要發現，它們或多或少，勿論物質的，思維的，風俗的多個層面，都還要往兒孫們身上傳下去，因此我要說的這個父輩的故事，父親們的眼淚和微笑，無疑的其中有我，也有你。

我說這個父輩的故事，也難免有點兒女情長的東西，但和當前流行的萬種風情——以至婚外情，還債情等等，自有千差萬別之處，我料不到的給牽涉進去的竟有我的親愛的母親。曾經登上埃裴爾鐵塔觀看巴黎風光，參加過聖彼得教堂的彌撒，站在倫敦海德公園的 Speaker Corner 的一隻木箱子上演講人道主義的銀髮蒼蒼的我的母親，竟然會牽涉進去——，那發生在遙遠的福建西部層巒疊嶂中一個小小村子裏的一個農家子弟的故事裏。

在千萬個父親的故事裏，我選擇的這個故事，主題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一個善良的父親，一個好人的故事。

第一章 人鬼難分

在我們中國，被稱為好人的人，意思是說此人不犯罪，不作奸犯科，不幹壞事，不害人，不落井下石，或者還有點好好先生的味道。這樣的好人，可以是不慮衣食、三餐溫飽的商賈，也可以是站在米缸邊吃這一頓望下一頓的農夫，各做各的好人，所謂各適其適嚕。

但是一想起他，本來寬厚的臉龐因為貧窮和折磨而消瘦得只剩下兩個高顴骨的坎坷臉上，架上一副標誌着職業的圓形黑框大眼鏡，一位在荒山峻嶺裏兢兢業業記了二十年賬目的老會計，臨終前，只是囁嚅地重複着的一句話，要別人接受他的唯一一句話：「我是個好人……」。

我才覺得，在中國，要當個好人也不容易！想想看，這個老會計，默默地一個深山大隊裏記了二十年的賬，從沒有人懷疑他貪污一個子兒，沒有聽到一個社員彈說他半句話兒……。他幹麼要再三申辯自己是個好人呢？

我真想為老會計喊冤，為他寫個樸實的墓誌銘：「忠實為老百姓辦事的老會計！」但是一想到大隊書記給我說的組織裏的悄悄話，我的心便不寒而慄起來，不敢吭聲兒了。這個老頭，居然是一九二五年的老牌國民黨，還是個變節被開除的共產黨員！

我是一九七〇年一月差不了幾天就要過舊歷年的時候，給一家端的從廈門下放到閩西的一個大隊。我那時最單純的想法：我與這個大隊，一無冤，二無仇……我幹麼不當個好人呢？就是說不問世事，陪着老婆過閒日子。三天出外趕一趟墟，一家的柴米油鹽、雞鴨魚肉時刻準備就緒，該烤該煮，自有老婆子料理。我本是一個海外歸來的高知，雖是下放深山，也還有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金牌子。我就是駐隊的宣傳隊員，我就是大隊的半邊政治。

大隊部是一座舊式的地主樓屋，深山裏有這麼一座樓屋住也算得奢侈了。大隊部平日甚少人來，只有何書記出入得勤，日子久了，我發現其實也沒有真要忙的大事，不過是冬天叫喊大家多積肥，秋天反覆說些穀子要打乾淨的話。還有老天不下雨，便說要千方百計抗旱這些幾千年以來農民都曉得的事情。此外，我觀察到，他的長處還在善於捕捉我們煮東西的時機。起初撞上了，還有點不好意思。孩子媽裝了一碗湯，放着一條雞腿或什麼的，試着拉他在一旁吃，他扭捏了一會，以後便習慣了，他都能及時報到，好像篤定了要準備他的一份。那有啥？交上了書記，巴不得的好事兒呢！

除了書記，便是一條流浪的小黃狗。自從我們住進大隊部，牠便也跟着我們在這裏安家了。我們正巴不得有一頭飢餓的狼狗，好把每頓啃剩的骨頭吃個乾淨。這些東西，叫農民看了頗不雅觀，只有填在黃狗肚裏，最是嚴實可靠。

暫時一切都進行得相當順利，偶爾，拿拿鋤頭下地，或是跟着書記、大隊幹部出去巡視田間，或在煙霧繞繞的會議上，宣傳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意義，這樣的過日子，夠得說自在寬餘了。何況拿拿鋤頭，走走田野，曬曬太陽，實在是保持健康的必要條件。

這樣的日子本來會繼續下去的，要不是上面忽然來一個掀起清理階級隊伍高潮的指示。

在公社南片的鬥爭會上，我們這個大隊的老會計成了重點對象。他像戲台上搖頭盤鬚的老生一樣，被從台後猛推出來，趑趄着腳步。隨即一個犖牛般的青年農民，快樂地用一隻發紅似的鐵手鉗住他的後頸，按着他低頭。大隊的何書記從台邊出來，忽然變成另外一個人：顏面漲紅，唾沫飛賤，嘶啞聲音一條一條地質問着：「你是不是國民黨？——你不是一九三五年就參加國民黨——什麼？還是一九二五年？——那更好了，你這個老牌國民黨？——四十五年黨齡還不算老牌？你是不折不扣的老牌反動派！」

「那時共產黨員都要參加國民黨的。」老會計細聲說了一句石破天驚的話。

「鬼話！」何書記彷彿真正給激怒起來的喝道：「共產黨又是國民黨，這不成了雙料的特務、叛徒！？大家聽清楚：這個人真是不簡單的，不但參加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省黨部的什麼要員哪！你回答，你是不是國民黨省黨部的委員？」

「我是……」

老會計未能說什麼來，「打倒……」的口號已經開始了。

那個犂牛般的青年應聲用力地一再按下老會計的頭，而底下應召而來參加會議的數千農民，豎起森林般的手，跟着喊出海潮般的聲音：「打倒歷史反革命！打倒……」

在海潮般的聲音後面，那個微弱的像受傷的鷓鴣的啾啾聲偏偏明顯起來：

「……我是省委的領導人……大革命失敗，我應該死……沒有死……，至今……慚愧……」

「他說什麼？」

「他說大革命失敗」犂牛般的青年快樂地向群眾演譯着。

「他咒罵文化大革命！」

「他胆敢咒罵文化大革命失敗？」

轟的一聲，群眾也彷彿真正被激怒起來。真的，誰都聽到那句話：「大革命失敗！」有人跳到台上去，有人在旁添柴煽火。在一陣混亂中，老會計忽地變形了。他臉上那個圓圓大大的黑框眼鏡不見了，出現的是兩個凹陷的難看的深深黑洞。好像他這個人就沉到兩個黑洞裏去，永遠永遠也不來了……。

二

當天晚上，他就被關在大隊部後進一間放雜物的暗室；大隊並立即採取革命行動，連夜去搜查他的家，收他房裏的舊棉衣，舊毯仔，一個老時鐘，連同硯墨信紙和一疊舊

得發黃的東缺西殘的書籍也抄到大隊部裏來。

隔天，何書記準時地又來和我們分享他的一份食物。他的顏臉因滿足而微笑，透出一片紅光，自然是和昨天那種因幹革命而漲紅得發紫的樣子不同的，我忽然吶吶地說：「彷彿有那樣事，四十幾年前的第一次大革命，也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孫中山實行三大政策，很多共產黨員參加到國民黨裏去呢。」

何書記正快活地大口咬嚼着一枝鷄腿肉，好一會才聽清楚我說的什麼，猛愣了一下，大腿肉竟然從咀角掉落下來。睜着發奇的圓眼瞪了我好一會，又急急往四周看一眼，煞有介事地對我搖着手，不過他開始向我訓話什麼那一瞬間，忽又迅速蹲下身去，和黃狗搶奪那塊掉落地上的腿肉，掃一掃上面的塵垢，然後才用一種迴異的聲調說：「這種事，你不要管！懂嗎，老黃，你再不要說什麼，懂嗎？」

我領會書記的這番好意，我實在沒有理由去睬那與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更何況我知道批鬥一個人都會是與鄉裏的兩派鬥爭相關的敏感事情，所以便很靈活地回答：「我知道，我不說什麼。我不過是同你私下裏說說，那一次大革命……」

「不要再說了……」書記狠狠地瞪大眼睛。

從那天起，大隊部便多住了一個會計老頭，並且很快被人忘在後面那間暗房裏。

要是長此無事人們都把他淡忘了也吧。

晴天霹靂，大隊忽然鄭重的給我一個任務：整理一份李覺明的材料。李覺明就是老

頭會計，老頭會計的名字就是李覺明。這個任務所以鄭重，據說是省委組織部指定、限時刻要交出來的。大家一致意見：我是村裏一枝筆，又是駐隊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幹這事是最合適了。沒有說出來的意思：你來了半年多了，沒見做些什麼，不過偶爾拿拿鋤頭下地，或是跟着大隊幹部走走田間，或是在吞雲吐霧的會議上重複兩句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如今是真正要你出力的時候！這回不能及時作出貢獻，大隊還要你這個宣傳隊幹什麼？

但是我知道這是相當為難的一件差事，正如村裏女青年阿英說的：「四、五十年的事，我們還沒生出來哪？」這個李覺明說黑道白，誰知道是真是假？再說，即使他說的黑白分明，也不能當真照搬。如今世道，誰不懂得凡事最好是啥都不說。況且我隱約的也知道：李覺明不過是村裏一隻死老虎吧了，造反派打他，因為他是第五生產隊的社員，正是紅派那一頭的人，打了他便是先掃一下紅派的威風。那紅派本也不會去保這樣一名歷史反革命，但因大家心裏有數：這個老會計二十年來是大隊一枝主持公道的筆，若果給換掉了，大隊的賬簿就任隨別人去寫，這是包括造反派的社員也不願見到的。因此在此歷次運動中，倒都要打打死老虎，而雙方打死老虎的過程中，便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鬥法。

這回任務落到我頭上，是走不脫的了。我知道我若推辭，第一個不放過我的就是何書記。他會忽然翻起大眼睛，翹起紅大鼻子，不給我批條，不給蓋印寫証明，嘿，那時你連要回一趟城都難！

我只能愉快地接受任務，暗中劃算在文字上多用功夫……。

何書記歡喜起來，為了照顧我寫字需要安靜，特叫通訊員通知小花，將廣播室鑰匙拿一把交給我。這廣播室就在大隊部樓上的右邊，裏面安有一台擴音器，可以放唱片，可以喊話，可以收聽轉播兩報一刊的社論……。逢着節日或有重要的事情，它一開動，整個村子和村子前面的大片田間便都熱鬧起來。因為它的重要，只有播音員小花可以出入得這個房間。廣播室門上成日掛着把鎖，只有小花掌管鑰匙。如今書記交代分一把鑰匙給我，就顯得我要做的是怎麼一項重要的工作了。

三

在我敘述我和老會計在廣播室進行的馬拉松採訪之前，我須得先插敘這樣一段事情。那是一個颶風的晚上，天氣驟然轉冷，東北風窗，時不時唸哨一陣刮進來一些沙子或三、兩片樹葉子，估量不會有人來了，我便關起門繼續給在海外的母親寫信。我訴苦：申請出外會親的報告好容易通過大隊和公社，但送到縣裏三個月了，尚無消息。估計縣裏不一定敢批，還得送地區、省裏去。因為沒有熟人，打通這些關節就不像大隊、公社好辦事了，不像外面的母親想像的多花點錢就可以了。（要是每個關節有個公開標準多好！）但是國內辦事，難就難在沒有一個統一的度量衡。所以我有時想，我們還不如一個秦始皇，他統一了貨幣和度量衡呢……。

寫到這裏，門外傳來扒達扒達的木屐聲，也不先打個招呼，已自推門進來，隨着擲

進一團金石般的聲浪：「哦！這麼早就要睡了，不怕睡出病來！」一路說着話進來。這就是大隊婦協那個女青年阿英，大喉嚨，粗臂膀，後面跟着的卻是瘦弱身子的阿霞，她們是我家的常客。我們下放到大隊的第一天，就是她倆帶着幾個人幫我們打掃房間、安置床鋪，洗滌地板和挑滿水缸的水，到燒好第一壺開水才離開。臨走，阿英還大聲地說：「夜裏有乜來撞門，傳說是鬼。實是老鼠，隻隻貓兒大，別要怕！」她遠不如婦女隊長金子的說話斯文，更不識字讀報，不知怎的，卻比婦女隊長給我們留下更多印象。

阿英隨意的坐到我們床上，把房裏唯一的一隻舊藤椅讓給跟她來的阿霞。阿霞不吭聲兒，只是話頭話尾呼應着阿英說話。老婆子去外面廚旁捧來茶，阿英不客氣地拿起來就飲，邊說：「這茶不錯，就是有點走了風了。」老婆子又拿來一瓶糖放在她們面前，阿英倒出兩粒來，一粒給阿霞，一粒放在自己口裏，又說：「這糖好是好，但不耐吮含。」接着天南地北的說起村裏的事：塘邊的獸醫把生下來的第七個兒子的那份米拿到市場去賣，卻不給他家的買二兩小魚乾做月裏。三隊何大娘一家靠挖野菜吃，那天何家小子跟着人家去翻地瓜雪，檢釘根仔，叫人推倒在地裏，當賊拿要送公社，還是軍屬呢！成晚難得說一句話的阿霞這時也跟着這個那個的補充着說得熱鬧。稍停，阿英大聲地嘆口氣：「咳，要是老會計在管事，這些事都不會發生！」

「嗤——」阿霞伸個指頭在嘴邊，又指了指後面。

「那個老會計？」我問。

阿英低下聲來繼續說：「就這個老會計，還有誰？這個人心地好。他知道何大娘一